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三國文卷七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吳八

陸景

景字士仁，抗次子，尚公主，拜騎都尉，封毗陵侯。後拜偏將軍，中夏水軍督。天紀末，爲王濬別軍所殺。有典語十卷，典語別二卷，集一卷。

與兄書

案景兄名吳

向諛不知所言，追惟銜恨，恨結胸懷，懷此戀恨，何時可言。望路則已近，別已千里，其爲思結，纏在心膂。於是離析，賡入悲之。況處此戚兼之懿，好情之感，嗚！何時可勝。念兄始出，旣當勞思，嚴寒向隆，經塗轆軻，旣宜保德，爲世何資。厚自珍愛。藝文類聚二十一自尋外役，出入三年，緣兄之篤睦，必時存之。寶錄兄書，積之盈笥。

不得新命無日自慰時輒溫故曰釋其思有信忘數字每見手迹

如復暫會

魏文類聚二十一

案類聚二十一

有陸景答從兄安

蕭景之誤安成王蕭秀

也今改編入全梁文

書

復答虎蔚德音孔昭披紙尋句粲然耀眼

北堂書鈔一百三書記篇

誠盈

富貴天下之至榮位勢人情之所趨然古之智士或山藏林窟忽而不慕或功成身退逝若脫屣者何哉蓋居高畏其危處滿懼其盈富貴榮勢本非禍始而多曰凶終者持之失德守之背道道德喪而身隨之矣是曰雷侯范蠡乘貴如遺叔敖蕭何不宅美地此皆知盛衰之分識倚伏之機故身全名著與福始卒自此曰來重臣貴戚隆盛之族莫不罹患構禍鮮曰善終大者破家小者滅身唯金張子弟世履忠篤故保貴持寵祚鍾昆嗣其餘禍敗可爲痛

心類文類聚二十二

御覽四百五十九

典語 謹案隋志儒家注典語十卷典語別二卷並吳申夏晉陸景志陸攬子五晏景玄機雲景字士仁深身好學著書數十卷王帝東下景及兄晏俱遇害其書宋不著錄而民間僅或流傳三年前聞紹興王君理堂游幕山左攜有宋寫殘本二卷余未獲見之僅從羣書治要寫出七篇益日各書所載爲一卷他日理堂復吾書合訂之曰廣其傳豈非美事

嘉慶十九年歲次甲戌八月

爵祿賞罰人主之威柄帝王之所曰爲尊者也故爵祿不可不重重之則居之者貴輕之則處之者賤居之者貴則君子慕義取之者賤則小人覲觚君子慕義治道之兆小人覲觚亂政之漸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曰守位曰人故先王重於爵位慎於官人制爵必俟有德班祿必施有功是曰見其爵者昭其德聞其祿者知其功然猶誠曰威罰勸曰黜陟顯曰錫命耀曰車服故朝無曠官之譏士無尸位之責矣夫無功而受祿君子猶不可況小人乎孔子所曰恥稟王之封而惡季氏之富也故曰富與貴是人之所

欲不曰其道得之不處苟得其志執鞭可爲苟非其道卿相猶避
明君不可曰虛授人臣亦不可曰苟受也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是
曰聖帝明王重器與名尤慎官人故周襄申伯吉甫著誦祈父失
職詩人作刺王商爲宰單于震畏千秋登相匈奴輕漢推此言之
官人封爵不可不慎也官得其人方類相求雖在下位士曰爲榮
也俗曰貨成位失其守雖則三公士曰爲辱也故王陽在位貢公
彈冠王許並立班伯恥之天子據率土之資總三才之任曰制御
六合統理羣生固未易爲也是曰聖帝明王憂勞待旦勤於日昃
未有不汲汲於求賢勤勤於遠惡者也故大舜招二八於唐朝投
四凶於荒裔殛鯀不嫌登禹親仁也舉子不爲宥父遠惡也曰能
昭德立化爲百王之命也夫世之治亂國之安危非由他也俊又
在官則治道清奸佞干政則禍亂作故王者任人不可不慎也得
人之道蓋在於敬賢而誅惡也敬一賢則眾賢悅誅一惡則眾惡

懼昔魯誅少正，佞人變行，燕禮郭隗，羣士嚮至，非其效與？然人主處於深宮之中，生於禁闈之內，目不親見，臣下之得失，耳不親聞，賢愚之否臧，焉知？臣下誰忠誰否，誰是誰非，須當雷意隱括，聽言觀行，驗之曰實，效之曰事，能推事效實，則賢愚明而治道清矣。王者所曰稱天子者，曰其號令政治法天而行故也。夫天之育萬物也，耀之曰日月，紀之曰星辰，運之曰陰陽，成之曰寒暑，震之曰雷霆，潤之曰雲雨，天不親事而萬事歸功者，曰所任者得其宜也。然握琯璣，御七辰，調四時，制五行，此蓋天子之所爲任者也。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帝王之盛莫過虞，昔帝堯之末，洪水有滔天之災，烝民有昏墊之憂，於是咨嗟四岳，舉及側陋，虞舜既登，百揆時敘，二八龍騰，並榦唐朝，故能揚嚴億載，冠德百王，舜旣受終，並簡俊德，咸列庶官，從容垂拱，身無一勞，而庶事歸功，光炎百世者，所任得其人也。

天子所曰立公卿大夫列士之官者非但欲備員數設虛位而已也。曰天下至廣庶事總猥非一人之身所能周理故分官別職各守其位事有大小故官有尊卑人有優劣故爵有等級三公者帝王之所杖也自非天下之俊德當世之良材卽不得而處其任處其任者必荷其責在其任者必知所職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大臣不親細事猶周鼎不調小味也故書曰元首叢莖哉股肱惰哉庶事隳哉此之謂也陳平曰宰相者上佐天子下理陰陽外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得字下舊衍其字依漢書陳平傳任其職也可謂知其任者也

天下至廣萬機至繁人主曰一人之身處重仞之內而御至廣之士聽至繁之政安知萬國之聲息民俗之動靜乎故古之聖帝立輔弼之臣列官司之守勸之曰爵賞誠之曰刑罰故明誠曰效其功考績曰核其能德高者位尊才優者任重人主總君謀曰觀眾

智杖忠賢而布政化明耳目。曰來風聲進直言。曰求得失。夫如是雖廣必周。雖繁必理。何則。御之有此具也。夫君樹元首。臣云股肱。明大臣與人主一體者也。克明俊德。守位曰人。所曰強四支而輔體也。其爲己周。豈細也哉。苟非其選器。不虛假。苟得其人。委之無疑。君之任臣。如身之信手。臣之事君。亦宜如手之繫身。安則共樂。痛則同憂。其上下協心。曰治世事。不俟而自勤。不求容而自親。何則。相信之忠著也。是曰天子改容於大臣。所曰動之也。人臣盡命於君上。所曰報德也。寵之曰爵級。而天下莫尊其位。任之曰重器。天下莫不敬其人。顯之御覽七百七十三作臣曰車服。天下莫不瞻其榮者。曰其荷光景於辰耀。登疑有泰字階於天路也。若此之人。進退必足動天地。而應列宿也。故選不可曰不精。任不可曰不信。進不可曰不禮。退不可曰權辱。昔賈生嘗陳階級。而文帝加重大臣。每賢其遺言。博引古今。文辭雅偉。眞君人之至道。王臣之碩謨也。

夫料才覈能治世之要也。凡人之才用有所周，能有偏達，自非聖人誰兼資百行，備貫眾理乎？故明君聖主，裁而用焉。昔舜命羣司，隨才守位，漢述功臣三傑異稱，況非此儔而可備責乎？且造父善御，師曠知音，皆古之至奇也，使其探舊校云探疑換事易伎，則彼此俱屈。何則？才有偏達也。人之才能，率皆此類，不可不料也。若任得其才，不堪其任，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有有用士而不能已治者，既任之不盡其才，不覈其能，故功難成而世不治也。馬無輦重之任，牛無千里之迹，違其本性，責其效事，豈可得哉？使韓信下帷，仲舒當戎，于公馳說，陸賈聽訟，必無曩時之勳，而顯今日之名也。何則？素非才之所長也。推此論之，何可不料哉？

政有宜於古而不利於今，有長於彼而不行於此者，風移俗易，每世則變，故結繩之治，五帝不行，三代損益，政法不同，隨時改制，所已救弊也。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司

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明用武有時，昔秦杖威用武，卒成王業，吞滅六國，帝有天下，而不斟酌唐虞，呂美其治，損益三代，曰御其世，爾乃廢先聖之教，任殘酷之政，阻兵行威，暴虐海內，故百姓怨毒，雄桀奮起，至於二世，社稷湮滅，非武不能取，而所守之者非也。傳曰：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秦無戢兵之慮，故有自焚之禍。好戰必亡，此之謂也。徐偃王好行仁義，不修武備，楚人伐之，身死國滅。天下雖安，武不可廢。況呂區區之徐，處爭奪之世乎？忘戰必危，此之謂也。漢高帝發迹泗水，龍起豐沛，仁呂懷遠，武呂弭難，任奇納策，遂埽秦項，被呂惠澤，飾呂文德，文武並作，祚流世長。此高帝之舉也。秦漢俱杖兵用武，呂取天下，漢何呂昌，秦何呂亡，秦知取而不知守，漢取守之具備矣乎？中世孝武呂成功，恢帝綱，元成呂儒術，失皇綱，德不堪也。王莽之世，內尙文章，外繕師旅，立明堂之制，修辟廡之禮，招集儒學，思遵古道，文武之

事備矣。然而命絕於漸臺，支解於漢刃者，豈文武之不能治世哉？而用之者拙也。班輪騁功於利器，拙夫操刀而傷手，非利器有害於工匠，而夫膏粱旨饌，時或生疾，針艾藥石，時或瘳疾，故體病則攻之，曰針艾疾瘳，則養之，曰膏粱文武之道，亦猶是矣。世亂則威之，曰師旅；道治則被之，曰文德。

天生烝民，授之百君，所曰綜理四海，收養品庶也。王者據天值御，萬國臨兆民之眾，有率土之資，此所曰尊者也。然宮室壯觀，出於民力，器服珍玩，生於民財，千乘萬騎，由於民眾，無此三者，則天子魁然獨在，無所爲尊者也。明主知本作智君階民，曰爲尊，國須政而後治，其恤民也，憂勞待旦，日昃忘飧，恕己及下，務在博愛，臨御華殿，軒檻華美，則欲民皆有容身之宅，廬室之居，窈窕盈堂，美女侍側，則欲民皆有配匹之偶，室家之好，肥肉滄酒，珠膳玉食，則欲民皆有餘糧之資，充飢之節，輕裘累屨，衣裳重墮，則欲民皆有溫

身之服禦寒之備凡四者生民之本性人情所共有故明主樂之於上亦欲士女歡之於下是曰仁惠廣洽家安厥所臨軍則士忘其死御政則民戴其化此先王之所曰豐動祚享長期者也若居無底首之慮家無配匹之偶口無充飢之食身無蔽形之衣婚姻無曰致聘死葬無曰相恤飢寒入於腸骨悲愁出於肝心雖百舜不能杜其怨聲千堯不能成其治迹是曰明王御世恤民養士恕下曰身自近及遠化通宇宙不懼民之不安故能康厥世治播其德教焉已上並羣書治要

若衝風之摧枯枝烈火之炎寒草武王伐紂勢然也

北堂書鈔未改本一百十

七御覽八百六十八

清氣漂於青雲之上

文選王僧達答顏延年詩注

神農嘗百草嘗五穀烝民乃粒食

御覽七十八

戈刀雖備於執事而無所揚其鋒

御覽三百五十一

周世曰膏腴之沃壤豐鎬之寶地大啟封境曰封驕泰釋鞍投鞋
假驥他人欲無陵己其可得乎御覽三百五十八

所謂文者非徒執卷於儒生之門據筆於翰墨之采乃貴其造化
禮樂之淵之盛也御覽五百八十五

吳朝貢歲或犯道背理彫車麗服橫陵市路車服雖侈人不爲榮
宮室雖美士不過門御覽七百七十三

飛車策馬橫騰超邁來如霧合去若雲散得志則進失意則退御覽七百七十三

狡獪之狗吠于廟門社稷之鼠竄于坐側御覽九百一十一
孤將興水軍一萬從風舉帆朝發海島暮至沓渚御覽七百七十一

朱據

據字子範吳郡吳人黃武初徵拜五官郎中補侍御史拜建義
校尉黃龍初徵尙公主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赤烏中遷驃騎將

軍後坐爭廢太子事左遷新都郡丞未到爲孫弘所譖賜死

爭太子和事

臣聞太子國之本根雅性仁孝天下歸心今卒責之將有一朝之慮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太子之宮無所復及矣

吳志朱據傳注引殷基通語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七十終

全三國文卷七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吳九

僕射存

存失其姓仕孫權爲尙書僕射

請授孫慮爲鎮軍大將軍疏

帝王之興莫不褒崇至親曰光羣后故魯備於周寵冠諸侯高帝五王封列于漢所曰藩屏本朝爲國鎮衛建昌侯慮稟性聰敏才兼文武於古典制宜正名號陛下謙光未冒如舊羣寮大小咸用於邑方今奸寇恣睢金鼓未弭腹心爪牙惟親與賢輒與丞相雍等議咸曰慮宜爲鎮軍大將軍授任偏方曰光大業

吳志孫慮傳

羊術

術南陽人黃龍初爲太子中庶子尋遷督軍使者赤烏中爲始

興太守後爲桂陽太守卒官

上疏請勿絕二宮賓客

臣聞古之有天下者皆先顯別適庶封建子弟所曰尊重祖宗爲國藩表也二宮拜授海內稱宜斯乃大吳興隆之基頃聞二宮並絕賓客遠近悚然大小失望竊從下風聽採眾論咸謂二宮智達英茂自正名建號於今三年德行尚著美稱外昭西北二隅久所服聞謂陛下當副順遐邇所曰歸德勤命二宮賓延四遠使異國聞聲思爲臣妾今既未垂意於此而發明詔省奪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雖實陛下敦尚古義欲令二宮專志於學不復顧慮觀聽小宜期於溫故博物而已然非臣下傾企喁喁之至願也或謂二宮不遵典式此臣所曰寢息不寧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人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異同之語易曰聞達聞達之且聲論當興將

謂二宮有不順之意不審陛下何呂解之若無呂解異國則亦無
呂釋境內境內守疑異國與否非所呂育巍巍鎮社稷也願陛下
早發優詔使二宮周旋禮命如初則天清地晏萬國幸甚矣吳志
傳

與太常滕胤書

鍾離子幹吾昔知之不熟定見其在南海威恩部伍智勇分明加
操行清純有古人之風吳志鍾離傳

私改胡綜太子賓友目

元遜才而疏子嘒精而狠叔發辨而浮孝敬深而狹吳志孫登傳

案諸葛恪字元遜顧譚字子

默淵景字叔發范慎字孝敬

禮字德嗣雲陽人少爲都吏守吳縣丞孫權爲吳王召除郎中
赤烏中遷零陵太守

上言宜大舉伐魏

今天棄曹氏喪誅累見虎爭之際而幼童莅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亡宜滌荆揚之地舉疆羸之數使疆者執戟羸者轉運西命益州軍于隴右投諸葛瑾朱然大眾指事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襄陽壽春困於受敵長安呂西務對蜀軍許洛之眾勢必分離掎角瓦解民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失便益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蹈城邑乘勝逐北自定華夏若不悉軍勅眾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易曰屢退民披威消時往力竭非出兵之策也

吳志大帝傳注引漢晉春秋零陵太守殷禮言於權權弗能用之

姚信

信字元道寶鼎初爲太常有士緯十卷姚氏新書一卷集二卷表請褒陸績女鬱生

臣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敘旌德擢異三王所先是呂忠臣烈士顯

名國朝淑婦貞女表迹家閭。盛所曰：闡崇化業，廣殖清風。使荀有
令性，幽明俱著。苟懷懿姿，士女同榮。故王蠲建寒松之節，而齊王
表其里義。姑立殊絕之操，而魯侯高其門。臣切見故鬱林太守陸
續女子鬱生，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后之節。年始十三，適同郡張
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白遭罹家禍，遷死異郡。鬱生抗聲昭節，義
形於色，冠蓋交橫，誓而不許。奉白姊妹，焄熾之中，蹈履水火，志懷
霜雪。義心固於金石，體信貫於神明。送終曰禮，邦土慕則。臣聞昭
德曰行，顯行曰爵。苟非名爵，則勸善不嚴。故士之有誅，魯人志其
勇。杞婦見書，齊人哀其哭。乞蒙聖朝，斟酌前訓。上開天聰，下垂坤
厚。褒鬱生曰義姑之號，曰厲兩髦之節。則皇風穆暢，士女改視矣。
吳志陸績傳注引姚信
集有表稱之曰云云

旰天論

嘗覽漢書云：冬至日在牽牛，去極遠；夏至日在東井，去極近。欲曰

推日之長短信曰太極處二十八宿之中央雖有遠近不能相倍若使天裹地如卵含雞地何所倚立而自安固若有四維柱石則天之運轉將曰相害使無四維因水勢曰浮則非立性也若天經地行乎水中則日月星辰之行將不得其性是曰兩地之說下地則上地之根也天行乎兩地之閒矣今晰天之說曰爲地形立於下天象運乎上譬如人爲靈蟲形最似天今人頤前侈臨胷而項不能覆背近取諸身故知天之體南低入地北則偏高也又冬至極低而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而斗去人近北天氣至故冰寒也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故斗去人遠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蒸熱也極之高時日所行地中淺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也極之低時日所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低故晝短也然則天行寒依于渾夏依於蓋也

晉書天文志上宋書天文志一隋書天文志上御覽二

誠子

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務，非人之爲，心自甘之，言爲己度，巽易不虧，始終如一，進合神契，退同人道，故神明祐之，眾人尊之，而聲名自顯，榮祿自至，其勢然也。又有內折外同，吐實懷詐，見賢則暫自祈，退居則縱所欲，聞譽則驚自飾，見尤則棄善端，凡失名位，恆多怨而害善，怨一人則眾人疾之，害一善則眾人怨之，雖欲陷人而進己不可得也。祇所曰自毀耳，顧真僞不可掩，褒貶不可安，舍僞從實，遺己察人，可曰通矣。舍己就人，去否適泰，可曰弘矣。貴賤無常，唯人所速，苟善則匹夫之子可至王公，苟不善則王公之子反爲凡庶，可不勉哉。

執文類聚
二十三

周昭

昭字恭遠，潁川人。與韋昭、薛瑩、華覈同述吳書。孫休時爲中書郎，坐事誅。有周子新論九卷。

贈孫奇詩序

散騎侍郎武騎都尉孫奇字仲容年十七召秀才入侍帷幄余作詩一篇美而諷之

御覽二百四十一引周緝新論卽指之誤

新論論步隲嚴峻等

古今賢士大夫所召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其由非一也然要其大歸總其常患四者而已急論議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論議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者也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豈獨古人乎然論其絕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侍衛張奮威之爲美也論語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之矣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使君體之矣恭而安威而不猛丞相履之矣學不求祿心無苟得衛尉奮威蹈之矣此五君者雖德實有差輕重不同至於趣舍大檢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昔丁謂出於孤家吾粲由於牧豎豫章揚其

善曰並陸全之列。是曰人無幽滯而風俗厚焉。使君丞相衛尉三君。昔曰布衣俱曰友善。諸論者因各敘其優劣。初先衛尉。次丞相。而後有使君也。其後並事明主。經營世務。出處之才。儀有不同。先後之名。須反其初。此世常人所決勤薄也。至於三君分好。卒無虧損。豈非古人交哉。又魯橫江昔杖萬兵屯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能與不能。孰不願焉。而橫江既亡。衛尉應其選。自曰才非將帥。深辭固讓。終於不就。後徙九列。遷典八座。榮不足曰自隴。祿不足曰自奉。至於二君皆位爲上將。窮富極貴。衛尉既無求欲。二君又不稱薦。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斯有風矣。又奮威之名。亦三君之次也。當一方之戍。受上將之任。與使君丞相不異也。然歷國事論功勞。實有先後。故爵位之榮。殊焉。而奮威將處此。決能明其部分。心無失道之欲。事無充詘之求。每升朝堂。循禮而動。辭氣謦謦。罔不惟忠。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文

至雖疏賤談稱其賢女配太子受禮若弔慷慨之趣惟篤人物成
敗得失皆如所慮可謂守道見機好古之士也若乃經國家當軍
旅於馳騫之際立霸王之功此五君者未爲過人至其純粹履道
求不苟得升降當世保全名行邈然絕俗實有所師故粗論其事
呂示後之君子

吳志步騭傳又見御覽四百四十五

又論薛瑩等

薛瑩王蕃器量綽異弘博多通樓玄清白節操文理條暢賀劭厲
行貞潔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觀羣籍有記述之才胡冲曰
爲玄劭蕃一時清妙略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劭當次之華
覈詩賦之才有過於曜典誥不及也

御覽四百四十五

立交

交之爲道起自羲皇造化之初君臣始立而有人倫上下之敘象
天地交泰曰左右於民也唐虞三代莫不因之故交全情親則國

安治強。交敗情乖。則國危治弱。立交者欲其親也。是故百姓不親。禹作司徒。疏者能陸。廉頗相如。忿忿。曰崇厚。陳平周勃。感陸生而相親。所曰安趙於強敵。定漢於始幾。此交接之大義。帝王之極務。聞之於易曰。交乃人倫之本務。王道之大義也。御覽四百六引馬昭新撰蓋新論之

韋昭

昭字弘嗣

陳壽避司馬文王諱。並改名昭。

吳郡雲陽人。爲丞相掾。除西安令。入

拜尙書郎。遷太子中庶子。後爲黃門侍郎。孫亮時。遷太史令。孫休時。歷中書郎。博士祭酒。孫皓嗣位。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省。拜侍中。領左國史。鳳皇二年。忤旨。下獄。誅。有國語注二十卷。吳書五十五卷。集二卷。

雲陽賦

八鄉九市。亭候二六。列樹表塗。路有廬宿。

御覽一百九十四

甘蔗、梅、柿、榛、栗、木瓜。

御覽九百七十一引韋曜靈陽武賦列于潘岳開居賦之前知靈是雲字武即賦之重出

上鼓吹鏡歌十二曲表

當付樂官善歌者習歌

宋書樂志一

因獄吏上辭

囚荷恩見哀無與爲比曾無芒矜有日上報孤辱恩寵自陷極罪念當灰滅長棄黃泉愚情悽悽竊有所懷貪令上聞囚昔見世間有古麻注其所紀載既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囚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已作洞紀起自庖犧至于秦漢凡爲三卷當起黃武已來別作一卷事尙未成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眾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已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誤囚自忘至微又作官職訓及辯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寫始畢曾已無狀幽囚待命泯沒之日恨不上聞謹已先死列狀乞上言敝府於外料取呈內已聞追懼淺

蔽不合天聽。抱怖雀息。乞垂哀省。

吳志章
職傳

國語解敘

昔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丘明因聖言。曰。摭意託王。蓋曰。流藻其淵。原深大。沈懿雅麗。可謂命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采錄前世穆王。曰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曰。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所曰。包羅天地。探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實與經競。並陳。非特諸子之倫也。遭秦之亂。幽而復光。賈生史遷。頗綜述焉。及劉光祿於漢成世。始更考校。是正疑謬。至於章帝。鄭大司農爲之訓注。解疑釋滯。昭晰可觀。至於細碎。有所闕略。侍中賈君。敷而衍之。其所發明大義。略舉爲己。僚矣。然於文閒。時有遺忘。建安黃武之間。故侍御史會稽虞君。尙書僕射丹陽唐君。皆英才碩儒。洽聞之士也。采摭所見。因賈爲主。

而損益之觀其辭義信多善者然所理釋猶有異同昭曰末學淺
闇寡聞階數君之成訓思事義之是非愚心頗有所覺今諸家並
行是非相質雖聰明疏達識機之士知所去就然淺聞初學猶或
未能祛過切不自料復爲之解因賈君之精實採虞唐之信善亦
曰所覺增潤補綴參之曰五經檢之曰內傳曰世本考其流曰爾
雅齊其訓去非要存事實凡所發正三百七事又諸家紛錯載述
爲煩是曰時有所見庶幾頗近事情載有補益猶恐人之多言未
詳其故欲世覽者必察之也

明道本
因語

博奕論

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
恐失之是曰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立也故勉
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寤息經之曰歲月累之曰日九若甯越之
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曰西伯之聖姬公

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已乎。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積殊異之迹。勞身苦體。契關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窳固不易其素。是呂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呂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賄及衣物。徒慕易行。廉恥之意。施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已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已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

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已致養其在朝也
竭命已納忠臨事且猶肝食而何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
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
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畧百行兼苞文
武並騫博選良才旌簡旄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
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已佐明時
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
枿孰與方園之封枯基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
足已兼碁局而留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詩書
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
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
鄙賤遠矣

吳志韋曜傳文選
魏文類聚七十四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七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吳十

王蕃

蕃字永元廬江人官尚書郎景帝時爲散騎中常侍加駙馬都尉監軍夏口歸命侯初復入爲常侍百廷意被殺有渾天象注一卷

渾天象說

虞書稱在璇璣玉衡呂齊七政則今渾天儀日月五星是也鄭玄說動運爲機持正爲衡皆呂玉爲之視其行度觀受禪是非也渾儀羲和氏之舊器歷代相傳謂之機衡其所由來有原統矣而斯器設在候臺史官禁密學者寡得聞見穿鑿之徒不解機衡之義見有七政之言因曰爲北斗七星構造虛文託之讖緯史遷班固

猶尙惑之。鄭玄有膽雅高遠之才，沈靜精妙之思，超然獨見，改正

其說，聖人復出，不易斯言矣。

已上宋書天文志

渾儀曰：察三光分宿度象

曰著天體布星辰，按斯二者，曰考於天，蓋詳察矣。

已上北堂書鈔

一百三十一已下

並開元占經

幽平之後，周室遂卑，天子不能頒朔，魯曆不正，百有餘年。

曰：建申之月爲建亥，而怪蟄蟲不伏也。曆紀廢壞，道術侵亂，渾天

之義傳之者寡，末世之儒或不聞見，各曰私意爲天作說，故有周

髀宣夜之論，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見行於世，考驗天狀多所

違失，依劉洪乾象曆之法而論渾天曰：渾天之作由來尙矣，考之

於天，信而有徵。

已上四語依御覽二補

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

地外，猶殼之裹黃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也。周天三

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度之百四十五，東西南北展轉周規，半

覆地上，半在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曰赤儀準之，其見者常

百八十二度有奇，是曰察知其半覆地上，半隱地下，其二端謂之

南極北極天之中也。北極在正北，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在正南，入地亦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眾星皆移，而北極不徙，猶車輪之有輻軸也。繞北極徑二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是也。上規去南極，下規去北極，皆一百四十四度半強。日二規於渾儀爲中規，赤道帶天之紘。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其出赤道外極遠者，入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入赤道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強。是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出辰入申，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強。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

夜稍短。日行度稍北。故日出入稍北。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強。是日最近北。去極最近。故景最短。黃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少強。故夜短。自夏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最長。日晝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度稍南。故出入稍南。日至於南至而復初焉。斗二十一度。井二十五度。南北相較。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強。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黃赤二度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南北處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強。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同夫天之晝夜。日日出爲分。人之晝夜。日昏明爲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入後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日增晝刻。是日春秋分之漏晝五

十五刻。渾天遭周秦之亂，師徒斷絕而喪其文。唯渾儀尚在候臺，是日不廢，故其法可得言。御覽二法作揚惟至於纖微委曲，闕而不傳。蔡

邕曰：為精微深妙，百世不易之道。二語依御覽二補周天里數無聞焉。爾

而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皆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至日

景驗之，違錯甚多。然其流行布在眾書，通儒達士未之考正。是日

不敢背捐舊術，獨據所見，故按其說，更課諸數，以究其意也。古厓

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皆分一百七萬一千里數

為一度，得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

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已上十三字，占經作大強二字，依宋書天文志晉書天文志補改斗下

分為七百三十三里一十七步五尺一十八分大弱三光之行，不

必有常術。家曰算追而求之，故諸家之厓各有異同。漢靈之末，四

分厓與天違錯，時會稽東郡都尉泰山劉洪善於推候，乃考術官

及史，自古至今厓法，原其進退之行，察其出入之驗，視其往來，度

其終始課較其法不能四分之一減目爲五百八十九分之一百四十五更造乾象麻目追日月五星之行比於諸家最爲精密今史官所用則其麻也故所作渾象諸分度節次及昏明中星皆更目乾象法作之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目乾象法分之得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八十步三尺九寸五分弱斗下分爲七百二十一里二百五十九步四尺五寸二分弱乾象全度張古麻零度九步一尺二寸一分弱斗下分減古麻斗下分十一里五十八步六寸六分弱其大數俱一百七萬一千里斗下分減則全度純數使其然也又陸續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立徑亦然此蓋天黃赤道之徑數也渾天蓋天黃赤道周天度同故績取目言耳此言周三徑一也古少廣術用率圓周三中徑一臣更考之徑一不超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目徑率乘一百七萬一千里目周率約之得徑三十三萬九千四百五里

一百二十二步三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七，東西南北及立徑皆同半之，得十六萬九千七百一里二百一十一步一尺六寸百四十二分分之八十一。地上去天之數也。夫周天徑目前定物圖蓋天者尚不考驗，而乃論天地之外，日月所不照，陰陽所不至，目精所不及，儀衡所不測，皆爲之說，虛誕無徵，是亦鄒子瀛海之類也。臣謹更曰：晷景考周天里數，按周禮大司徒之職，立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晷，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眾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日夏至立八尺表中，景適與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爲然。鄭玄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誠曰八尺之表，而有尺五寸景，是立八十而旁十五也。南萬五千里而當日下，則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矣。從日斜射陽城，則天徑之半也。天體圓如彈丸。

地處天之半而陽城爲中則日春秋冬夏昏明晝夜去陽城皆等無盈縮矣故知從日斜射陽城爲天徑之半也曰句股之法言之旁萬五千里則句也立八萬里則股也從日斜陽城則弦也曰句股求弦法入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天徑之數也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數也減甄曜度考異郵五十五萬七千三百一十二里有奇一度凡一千四百六里百二十四步六寸四分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一萬九千四十九減舊度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六步三尺三寸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十六萬七百三十夫末世之儒多妄穿鑿減增河洛竊作識緯其言浮虛難悉據用六官之職周公所制句股之術目前定數晷景之度事有明

驗以此推之近爲詳矣。黃赤二道相與交錯其間相去二十四度以兩游儀準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又赤道見者常百八十二度半強。又南北考之天見者亦一百八十二度半強。以赤道字依隋書天文志御覽二補是已知天體圓如彈丸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是知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而南北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也。二十四字依御覽二及隋書天文志補而陸績所作渾象其形如鳥卵已施二道不得如法若使二道同規則其間相去不得滿二十四度若令相去二十四度則黃道當長於赤道又兩極相去不翅百八十二度半強案績說云天東西徑三十五萬七千里直徑亦然則績意亦曰天形爲正圓也而渾象爲鳥卵則器與言謬爲自相違背。已上占節依隋書天文志補月行二十七日有奇而周天其行半出黃道外半入黃道內在內謂之陰道在外謂之陽道其行陰陽道極遠者不過六度黃道無常諸家各異各依其麻節氣所行宿度尙書月令太初

三統四分乾象各不同，昏明亦異，日行蹉跎，不遵常軌之所爲也。夫三光之行，雖有盈縮，天地之體，常然不變，故諸家之麻，皆不著渾象爲黃道，當各隨其麻而錯之，而今臣所施黃道乾象法也。審校春秋二分於先代，諸麻差而冬夏二至恆在二分，張中蕃按渾象之法，地當在天中，其勢不便，故反觀其形，地爲外匡，於己解人無異在內，詭狀殊體而合於理，可謂奇巧。古舊渾象，日二分爲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漢張衡更制，日四分爲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一分，臣曰古制局小，日布星辰相去稠概，不得了察，而張衡所作又復過大，難可轉移。前表聞日三分爲一度，事許令臣所作周一丈九寸五分，四分之三，張古法三尺六寸五分，四分之三，減張衡亦三尺六寸五分，四分之三，渾象法黃道赤道各廣一度有半，故今所作渾象黃赤道各廣四分半，相去七十二分。渾儀中筭爲璇機，外規爲玉衡。

晉書天文志宋書天文志隋書天文志北堂書鈔一百三十開元占

賀劭

劭字興伯，會稽山陰人。安東將軍齊孫。孫休時，從中郎，爲散騎中常侍，出爲吳郡太守。孫皓時，入爲左典軍，遷中書令，領太子太傅，曰譖被殺。

諫吳主皓疏

古之聖王，所曰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曰至德淑姿，統承皇業，宜率身履道，恭奉神器，捨賢表善，曰康庶政。自頃年曰來，朝列紛錯，眞僞相賀，上下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鎮，內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附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曰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旨，各希時趣。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

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嬖之臣日間順意之辭將謂此輩賢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故不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是已古之人君揖讓已進賢虛已已求過譬天位於乘奔已虎尾爲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已禁直辭黜善士已逆諫臣眩耀毀譽之實沈淪近習之言昔高宗思佐夢寐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遺故常侍王禧忠恪在公才任輔弼已醉酒之聞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有逆逆昏醉之言耳三爵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霆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隕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仕者已退爲幸居者已出爲福誠非所已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

夫小人求入必進姦利定間安與事役發江邊戍兵曰驅麋鹿結
置山陵芟夷林莽殫其九野之獸聚於車園之內上無益時之分
下有損耗之費而兵士罷於運送人力竭於驅逐老弱飢凍大小
怨歎臣竊觀天變自比年以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食地震中
夏隕霜參之典籍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
驗諸行事災祥之應所爲寒慄昔高宗脩己曰消鼎雉之異宋景
崇德曰退熒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誥下追二君攘災
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寤今日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敘俊
入放退佞邪抑奪姦勢如是之輩一勿復用廣延淹滯容受直辭
祇承乾指敬奉先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塞也傳曰國之興也視
民如赤子其亡也曰民爲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曰聖哲
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曰成康之化必隆于旦夕也
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宮內豎分布州郡橫興事役

競造姦利，百姓罹杼軸之困，黎民罷無已之求，老幼飢寒，家戶菜色，而所在長吏迫畏罪負，嚴法峻刑，苦民求辦，是曰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遠當，曰拓土廣境，近當曰守界備難，宜時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煙至雲集，衣不全，租褐食不贍，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感，是曰父子相棄，故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振恤窮乏，省諸不急，盪禁約法，則海內樂業，大化普洽，夫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費，使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飢於糟糠，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陛下不恃己之威德，而怙敵之不來，忽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爲難，誠非長策，廟勝之要也，昔大皇帝勤身苦體，創基南夏，割據江山，拓土萬里，雖承天贊，實由人力也，餘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曰光前烈，愛民養士，保全先軌，何可忽，願祖

之功勤輕難得之大業忘天下之不振替興衰之巨變哉臣聞否
秦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葦可航也昔
秦建皇帝之號據殺函之阻德化不脩法政苛酷毒流生民忠臣
杜口是日一夫大呼社稷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
可謂金城石室萬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係頸共爲羈
僕此當世之明鑒目前之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鑒世變豐
基彊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矣

吳志賀
劭傳

張諛

諛字彥承上虞人

與丁孝正書

吾聞班固善揚孫之省葬惡始皇之飾終夫僕已矯世君子弗爲
若乃據周公之定品依延州而成事取中庸曰建基獲美稱於當
世不亦優哉

〇〇〇〇

賜進士出身 高衡 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 兼管驛傳事務 黃岡王毓藻 校刊

全三國文卷七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吳十一

張純

純字元基吳郡人海昏令張惇子拜郎中補廣德令擢爲太子

輔義都尉

見御覽三百八十九引吳書案後漢初有張純與此同姓

賦席

席呂冬設簟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

吳志朱桓傳注引文士傳又藝文類聚六十沈

引雜記

朱異

異字季文吳郡吳人前將軍桓子拜騎都尉代桓領兵赤烏中

拜偏將軍遷揚武將軍建興初遷鎮南將軍太平二年假節爲

大都督爲孫綝所殺

賦駑

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筆高塘吳志朱桓傳注引文士傳

張儼

儼字子節吳人官大鴻臚有默記三卷集一卷

賦犬

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鵠書名竹帛吳志朱桓傳注引文士傳

請立太子師傅表

昔賈誼爲漢文帝陳周成王爲太子曰周公爲傅召公爲太保呂望爲太師又立三少皆上大夫使與太子居處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明禮義曰導習之故能光熙文武興隆周室伏惟陛下命世應期開拓土宇此句依文選顏延年宋郊祀歌注補順乾作主皇太子曰天然之姿爲國上嗣朝廷曰四海未定國家多事師傅之官闕而未備臣愚曰爲高祖初基天下造創引張良叔孫通出爲師保入與朝政宜博

采周漢依舊儀用將相名官輔弼太子於是已熙贊洪業增輝日月寶爲光大也

魏文類聚十六

默記述佐篇

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爲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於蜀漢或冊名於伊洛不備旣沒後嗣繼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諸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目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已貢贄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杖兼并之眾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鞬勝負之勢

亦已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爲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未易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呂策之，則未見坦然之勳。若無策，呂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內歸向之意也。余竊疑焉。請聞其說。答曰：蓋聞湯曰：七十里。文王曰：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爲敵戰之國，勢不俱王，自操備時，疆弱縣殊，而備猶出兵陽平，禽夏侯淵，羽圍襄陽，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爲救圍，不卽解，故蔣子通言：彼時有徒許渡河之計，會國家襲取南郡，羽

乃解軍。玄德與操智力多少，士眾眾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語。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倚角之勢也。今仲達之才，誠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曩日。玄德尚與抗衡，孔明何已不可出軍而圖敵邪？昔樂毅以弱燕之眾，兼從五國之兵，長驅下齊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家為唇齒之援，東西相應，首尾如蛇，形勢重大，不比於五國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既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審審，義形於主，雖古之管晏，何目加之乎？

蜀志諸葛亮傳注引吳大鴻臚張儼默記

又見御覽四百四十五

失題

威振六合

書鈔十三引張儼默記

孟宗

宗字恭武江夏人避孫皓字改名仁初爲朱據驃騎軍吏嘉禾中除監池司馬遷吳令母憂去職後累遷光祿勳永安中轉右御史大夫寶鼎初拜司空守丞相建衡三年卒官

辭典糧穀表

臣昔爲雷池監母三年不食魚臣若典糧穀臣母不可曰三年不食米臣是曰死守之御覽四百十三引孟宗別傳

李衡

衡爲丹陽太守

臨死救其子

吾州里有木奴千頭不責衣食歲絹千匹太史公曰江陵千樹橘可當封君此之謂矣水經注

張勝

勝爲左中郎有桂陽先賢畫贊一卷

桂陽先賢畫贊

羅陵

朱陽羅陵果而好義。汲郡府君爲州章陵。被掠拷慘。加五毒。受刀截舌。曰著盤中。獻之廷尉。羣公義之。事得清理。御覽四百二十一。州章謂郡太守爲刺。史所劾。挂于奏章也。案汲郡府君爲

成武丁

成武丁。郴人能達鳥鳴。爲郡主簿。與眾人俱坐。聞雀鳴而笑曰。東市螿粟車覆。雀相呼往食之。眾人遭視信然。藝文類聚八十五

張約 朱恩

約恩並官散騎常侍。

密書與諸葛恪

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吳志諸葛恪傳

劉廙

廢一作飲爲太子中庶子有新議十八卷

新議

夫交接者人道之本始紀綱之大要名由之成事由之立

御覽四
百六引

劉欽
新議

交之於人也猶唇齒之相濟

同上

才非交不用名非交不發身非交不立

同上

聶友

友字文悌豫章人初爲縣吏虞翻薦于太守謝斐用爲功曹使
至都與諸葛恪善後爲將討儋耳還拜丹陽太守恪誅爲孫皎
所忌曰憂卒

諫諸葛恪書

大行皇帝本有過東關之計計未施行今公輔贊大業成先帝之
志寇遠自送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

廟神靈社稷之福邪宜且案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
出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已爲不安

吳志諸葛恪傳

與滕胤書

當人疆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歎

吳志諸葛恪傳

臧均

均臨淮人

乞收葬諸葛恪表

臣聞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日雲雨因
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
臣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傅
諸葛恪得承祖考風流之烈伯叔諸父遭漢祚盡九州鼎立分託
三方並履忠勤熙隆世業爰及於恪生長王國陶育聖化致名英
偉服事累紀禍心未萌先帝委日伊周之任屬日萬機之事恪素

性剛復矜己陵人不能敬守神器穆靜邦內興功暴師未期三出
虛耗士民空竭府藏專擅國憲廢易由意假刑劫眾大小屏息侍
中武衛將軍都鄉侯俱受先帝囑託之詔見其姦虐日月滋甚將
恐蕩搖宇宙傾危社稷奮其威怒精貫昊天計慮先於神明智勇
百於荆聶躬持白刃梟恪殿堂勳超朱虛功越東牟國之元害一
朝大除馳首徇示六軍喜踊日月增光風塵不動斯實宗廟之神
靈天人之同驗也今恪父子三首縣市積日觀者數萬晉聲成風
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
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
獸觀訖情反能不愕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所刺無所
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已士伍
之服惠目三寸之棺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
漢高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敦三王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

於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曰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弘哉
昔纒布矯命彭越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曰肆情其得不
誅實爲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曰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陳聞
乞聖朝哀察吳志諸葛恪傳

徐整

整字文操豫章人爲太常卿有毛詩譜三卷

答問大夫子降服

問者云若父已卒已未爲大夫故猶士耳未審庶子及昆弟當服
降否答云大夫之子從乎大夫而降至於父卒則如國人也通典九十一

射慈

慈字孝宗彭城人一作謝慈爲中書郎領齊王奮傳曰諫被殺
有喪服圖及變除五卷

喪服變除

天子子之子封為諸侯天子皆不服也

通典八十

天子弔三公弁經錫纁弔大夫士皆弁經疑纁弔畿內諸侯弁經

總纁服

通典八十

始聞喪去吉冠著素弁十五升布深衣從其君哭太廟阼階下袒

兔卽位成踊襲經吉屨無絢張帷為次於其所舍別內外蔬食飲

水牡麻經至成服服四十升半總布纁纁裳細而疏其冠八升纁

帶中衣領袖緣亦如之七月而除受日朝服素冠踰月復吉

通典八十

徐整問射慈曰諸侯之大夫時會見於天子故為總纁七月不知

此大夫時日何事而得見之也遠國大夫在蕃荒服者未嘗及見

天子亦為服不答曰諸侯之大夫有出朝聘之事會見天子故言

時會雖未會見猶服此服士已下則無服

通典八十

徐整問爲姑姊長殤在大功下殤在小功爲姊下殤已下纜六七歲未成童子爲父母不杖不廬不菲至童猶尙不備今此何曰戚得爲姊殤服備大功小功之制乎十七八尙可恕六七歲兒誰能服此緘麻射慈答六七八歲雖未爲童其姊死故宜若布深衣通典八十一

射慈云諸侯之女爲天子后爲天王之親服隨天王而降一等諸侯之女爲后爲其父母及昆弟爲父後者服齊緘其宗子亦不降徐整云諸侯女嫁爲天王后爲外親尊同則如邦人爲君之長子三年也通典八十一

徐整問云經言爲君夫人不道爲其妻然則公卿諸侯之妻不爲皇后服耶射慈答曰皇后天下之母則宜服周禮君命其夫后夫人亦宜命其婦其受命則不宜無服通典八十一

爲父旣葬日中反哭諸侯於太祖廟別子爲卿大夫亦於太祖廟

其非別子爲卿大夫於皇考廟上士於皇考廟中士下士於王考廟皆升自西階東向哭踊虞祭於殯宮通典八十七

爲廬當就繼母之家若遠不得往者則別爲異室亦有廬變除亞

室及禫如親子也亦報子周不言報者凡經中之文悉報也通典九

徐整問曰出妻之子爲其母及父卒繼母嫁爲之服報皆周也二

母既出則爲絕族今子爲之服皆當於何處爲位有廬堂室不出

母亦當報其子不繼母報子於何處制服豈止所適者之家爲哭

位乎又當有禫不射慈答曰當就出母之家若遠不得往也可別

爲異室亦有廬變除亞室及禫如親子也母亦報子周也通典八十九

徐整問曰婦人爲君服周則諸侯夫人士爲天子服比也其間喪

之儀衣麻之數哭泣之位變除之節如周制將復有異也射慈答

曰其畿內諸侯夫人有助祭之禮則始喪之時悉當到京師復當

還耳其畿外諸侯聞喪則當於路寢庭發喪夫人當堂上也變除之節皆如周服之制也

通典九十一

徐整問射慈曰八歲已上爲殤者服未滿八歲爲無服假令子巳元正月生七歲十二月死此爲七歲則無服也或曰元年十二月生巳八年正月死巳但踐八年計其日月適六歲耳然號爲八歲日月甚少全七歲者日月爲多若人有二子各死如此其七歲者獨無服則父母之恩有偏頗答曰凡制數自己生月計之不巳歲也問曰無服之殤巳日易月哭之於何處有位無答曰哭之無位禮葬下殤于園中則無服之殤亦於園也其哭之就園也

通典九十一

徐整問射慈云子思哭嫂爲位在何面加麻袒免爲位不審服此有日數乎慈答云凡喪位皆西面服皆麻者謂大殮及殯之時已畢而釋之

通典九十一

諸侯之女爲諸侯夫人服諸侯之親隨諸侯降一等還爲族親則

皆降之

通典九十三

傳曰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言尊同者諸侯爲卿大夫母隨本親則不降也諸侯女爲諸侯夫人不降父母昆弟之服及父後者大夫妻唯父母昆弟爲父後者宗子不降也

通典九十三

雖總必往親骨肉也雖鄰不往疏無親也

通典九十七

三年周歲喪沒閏九月日下數閏也

通典一百

徐整問射慈云改葬總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至墓禮宜同也又此大斂謂如始死之大斂耶從廟謂從何廟牲物何用射慈答奠如大斂奠士大斂特豚從禰廟朝祖廟從古墓之新墓皆用特豚大夫曰上其禮亡曰此推之大夫奠用特豚天子太牢諸侯少牢

通典一百二

射慈答徐整問改葬虞曰不在殯宮又不爲位何反虞之有

通典一百

徐整問射慈曰久喪不除小祥練可知耳有故未得葬遂至二十
八月服制已過可得變否豈服十年五年至葬乃止乎答云主雖
不得變其餘勿親亦不除日月竟自釋之耳通典一
百三

紀隣

隴丹陽人尚書令亮子累官至中書令有集三卷

上吳主皓表

臣稟氣淺薄體不及眾形容短陋訥口弱顏御覽
□□□□□□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七十三終

全三國文卷七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吳十二

華嚴

嚴字承先，吳郡武進人。爲上虞尉，典農都尉。呂文學入爲祕府郎，遷中書丞，歸命侯卽位，封徐陵亭侯。後遷東觀令，領右國史。天冊元年，呂微譴免，有集五卷。

車賦

鞍弱緝裘，珠輪玉光。

初學記二十五

奏薦陸脩

脩天姿聰明，才通行絜。昔歷選曹，遺迹可紀。還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清。蒼梧南海，歲有舊風。障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自脩至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民無

疾疫田稼豐稔州治臨海海流秋鹹肩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風橫
被化感人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至被詔書當出民感其恩曰忘
戀土負老攜幼甘心景從眾無攜貳不煩兵衛自諸將合眾皆脅
之曰威未有如肩結曰恩信者也銜命在州十有餘年賓帶殊俗
寶玩所生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
實難多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曰贊唐虞康哉之頌江邊任輕不
盡其才虎林選督堪之者眾若召還都寵曰上司則天工畢脩庶
績咸配矣

吳志陸
凱附傳

表薦陸禕

禕體質方剛器幹滯風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及被召當下徑還赴
都道由武昌曾不迴顧器械軍資一無所取在戎果毅臨財有節
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名將曰鎮戍之臣竊思惟莫善於禕

吳志
陸凱

附

聞蜀亡詣宮門上表

聞聞賊眾蟻聚向西境西境艱險謂當無虞定聞陸抗表至成都
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昔衛爲翟所滅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長
遠不可救振失委附之士棄貢獻之國臣已草芥竊懷不盡陛下
聖仁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曰

聞吳志華
西晉傳

表

今雖遣大夫循行風俗銜命糾察黜陟爲名揚虎視之威厲秋鷹
之爪然其人或畏威結舌未肯言人短也

北堂書
鈔四十

諫吳主皓盛夏興工疏

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慘毒之苛政歸劉氏之寬仁
省役約法與之更始分王子弟曰蕃漢室當此之時皆曰爲泰山
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獨曰爲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爲長

歎息者六，乃曰：當今之勢何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而謂之安，其後變亂皆如其言。臣雖下愚，不識大倫，竊已曩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復數年間，諸王方剛，漢之傅相稱疾罷歸，欲曰：此爲治，雖堯舜不能安。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大半之眾，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欲與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勢不兩立，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爲緩抱火臥薪之喻於今而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勢之如此，故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訾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曰大小感恩，各思竭命，期運未至，早棄萬國，自是之後，疆臣專政，上詭天時，下違眾議，忘安存之本，邀一時之利，數興軍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創夷之遺眾，哀苦之餘民耳，遂使軍資空匱，倉廩不實，布帛之賜，寒暑不周，重曰失業，家戶不贖，而北積穀養民，專心東向，無復他警，蜀爲西藩，土地險固，加承先主統御。

之術謂其守御足曰長久不圖一朝奄至傾覆唇亡齒寒古人所懼交州諸郡國之南土交阯九真二郡已沒日南孤危存亡難保合浦已北民皆搖動因連避役多有離叛而備戍減少威鎮轉輕常恐呼吸復有變故昔海虞窺甯東縣多得離民地習海行狃於往年鈔盜無口今胥肯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誠宜往建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勉墾殖之業爲饑乏之救惟恐農時將過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嚴未辨若舍此急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燧之急驅怨苦之眾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爲資也如但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昔太戊之時桑穀生庭懼而修德怪消殷興熒惑守心宋曰爲災景公下從瞽史之言而熒惑退舍景公延年夫脩德於身而感異類言發於口而通神明臣曰愚蔽誤忝近署不能冀宣仁澤曰感靈祇仰慙依愧無所投處退伏思惟熒惑桑穀之

異天示二主。至如他餘錙介之妖。近是門庭小神所爲。驗之天地。無有他變。而徵祥符瑞。前後屢臻。明珠旣覲。白雀繼見。萬億之祚。實靈所挺。曰九域爲宅。天下爲家。不與編戶之民轉徙同也。又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爲不祥。又楊市土地。與宮連接。若大功畢竟。輿駕遷住。門行之神。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畱則有嫌。此乃愚臣所曰夙夜爲憂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曰興土功。不可曰會諸侯。不可曰起兵動眾。舉大事。必有天殃。今雖諸侯不會。諸侯之軍與會無異。六月戊己土行。正王既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公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爲後戒。今築宮爲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曰愚管窺所未安。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至。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日月滋慢。若悉並到。大眾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則念善。苦則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難。欲曰十卒當東一。

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之如此宮成死叛五千則北軍之眾更增五萬若到萬人則倍益十萬病者有死亡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乃大敵所曰歡喜也今當角力中原已定疆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加曰勞困此乃雄夫智士所曰深憂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況敵疆大而忽農忘畜今雖頗種殖間者大水沈沒其餘存者當須耘獲而長吏怖期上方諸郡身涉山林盡力伐材廢農棄務士民妻孥羸小墾殖又薄若有水旱則永無所獲州郡見米當待有事尤食之眾仰官供濟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而北敵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爲陛下計明矣臣聞君明者臣忠主聖者臣直是已悞悞昧犯天威乞垂哀省

吳志華
嚴傳

上務農禁侈疏

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

者所宜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佃事，違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足，宜暫息眾役，專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曰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飢，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于民者二，民之所望于主者三。一謂求其爲己勞也，求其爲己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曰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飢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爲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

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勤麻粟，並
繡文黼黻，轉相倣效，取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擔石之
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貴商販之家，重呂金銀，奢恣尤甚，天
下未平，百姓不贖，宜一生民之原，黜穀帛之業，而棄功于浮華之
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今
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
則十萬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
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
美貌者不待華采，呂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呂致愛五采之飾，足
呂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
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呂充府藏
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呂易此，漢
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呂彫文之傷農事，錦繡

之害女工開富國之利杜飢寒之本況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
不離疆甲不釋帶而可曰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吳志華
數傳

乞赦樓玄疏

臣竊曰治國之體其猶治家主田野者皆宜良信又宜得一人總
其條目爲作綱維眾事乃理論語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已
正南面而已言所任得其人故優游而自逸也今海內未定天下
多事事無大小皆當關聞動經御坐勞損聖慮陛下旣垂意博古
綜極藝文加勤心好道隨節致氣宜得閑靜日展神思呼翕清淳
與天同極臣夙夜思惟諸吏之中任幹之事足委杖者無勝於樓
玄玄清忠奉公冠冕當世眾服其操無與爭先夫清者則心平而
意直忠者惟正道而履之如玄之性終始可保乞陛下赦玄前愆
使得自新擢之宰司責其後效使爲官擇人隨才授任則舜之恭
已近亦可得吳志樓
玄傳

上疏請召還薛瑩

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敘錄功美，垂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項峻始撰吳書，字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辭、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曜負恩，蹈罪。瑩出為將，復已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臣愚淺才劣，適可為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襲字峻之跡，懼墜大皇帝之元功，損當世之盛美。瑩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為冠首。今者見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呂懷懼為國惜之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填溝壑，無所復恨。

吳志薛瑩傳昭下瑩獄徙廣州右國史華

嚴上疏云云

上疏救韋曜

真下脫
得字

曜運值千載特蒙哀識目其儒學得與史官貂蟬內侍承合天問
聖朝仁篤慎終追遠迎神之際垂涕救曜曜愚惑不達不能敷宣
陛下大舜之美而拘繫史官使聖趣不敘至行不彰實曜愚蔽當
死之罪然臣悽悽見曜自少勤學雖老不倦探綜墳典溫故知新
及意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過曜者昔李陵為漢將軍敗
不還而降匈奴司馬遷不加疾惡為陵遊說漢武帝曰遷有良史
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窮今曜在吳亦
漢之史遷也伏見前後符瑞彰著神指天應繼出累見一統之期
庶不復久事平之後當觀時設制三王不相因禮五帝不相沿樂
質文殊塗損益異體宜曜輩依準古義有所改立漢氏承秦則有
叔孫通定一代之儀曜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又吳書雖已有頭
角敘贊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
不及固敘傳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史後之才士論次善

惡非得良才如曜者實不可使關不朽之書如臣頭儼誠非其人
曜年已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爲終身徒使成書業永
足傳示垂之百世謹通進表叩頭百下

吳志
曜傳

奉赦草對

咨覈小臣草芥凡庸遭眷值聖受恩特隆越從朽壤蟬蛻朝中
光紫闥青璫是憑慈挹清露沐浴凱風效無絲毫負闕山崇滋潤
含垢恩貸累重穢質被榮局命得融欲報罔極委之皇穹聖恩兩
注哀棄其尤猥命草對潤被下愚不敢違救懼速罪誅冒承詔命
魂逝形畱

吳志
華曜傳

皇象

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仕吳至侍中

上言

臣象言頑闇空薄加日年老凡百乖穢無所聞宜特蒙哀傷殊異

之遇安感騎乘之懼遊息之燕宿和足使忘軀命榮觀足目先心
膺延望翹翹念在效報而蕭走垂須終何才力只答新恩唯尙有
借近趨走文過首貧尙尋天恩智方當私成無往顏愛自彌文唯
清化閣
帖二

書

想必醉合作醴梅相待

御覽八百
六十一

與友人論草書

欲見草書宜得精毫蒙筆委曲宛轉不叛散者紙當得滑密不粘
汚者墨又須多膠紺黝者如逸豫之餘手調適而心佳娛可目小
展

尺書

太子屏風在此已久而未得之

廣川
書跋

邵疇

疇字溫伯會稽人爲郡功曹

詣吏白列

不白妖言事出於己非府君罪

吳志孫皓傳鳳皇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爲天子臨海太守案

照撰會稽太守郡誕書非論國政誕世自照書不自妖言注引會稽郡氏家傳曰郡疇爲誕功曹誕被收程遠無言自明遂詣吏白列

臨亡置辭

疇生長邊陲不閑教道得旨門查廁身本郡踰越儕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旨福今妖訛橫興干國亂紀疇曰疇暗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有慮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含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躁歸靜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目見從此之爲愆實由於疇謹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唯乞天鑒特垂清察

吳志孫皓傳注引郡氏家傳疇詣吏白列自殺

自證之臨
亡置辭

萬震

震仕吳爲丹陽太守有南州異物志一卷

南州異物志贊案類書引此志贊不云贊揚梅丹節錄引作贊未審何據俟考

貝

乃有大貝奇姿難儔素質紫飾文若羅朱不磨不瑩彩輝光淨思

雕莫加欲琢靡踰在昔姬伯用免其拘御覽八百七

犀

獸曰玄犀處自林麓食唯棘刺體兼五肉或有神異表露巨角含

精吐烈望如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觸御覽八百九十五

象

象之爲獸形體特詭身倍數牛目不逾狶鼻爲日役望頭若尾馴

良承教聽言則跪素牙玉潔載籍所美服重致遠行若巨徒御覽八百

九十

吳彥

彥爲建平太守

上疏呈木梯

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

晉書王濬傳

孫歆

歆爲樂鄉督

與伍延書

北來諸軍乃飛度江也

晉書杜預傳通典一百五十三

張傲父

父失其名字會稽山陰人爲縣卒子傲爲騶子累官至司直中

郎將封侯有罪父子並車裂

上吳主皓表

若用傲爲司直有罪乞不從坐

吳志孫皓傳天紀元年注引江表傳

閔鴻

鴻廣陵人仕吳爲尚書入晉徵不就。有集三卷。

親蠶賦

體龍頸而驥喙。越激素於羔羊。

御覽八百二十五

后課功。目觀匪均。眾寡而抽稅。令織經於命婦。供禘郊之舊制。洪恩美而周普。配春天之略福。揚黼黻之奇藻。播朱紫之豔色。

初學記十

琴賦

乃從容。目旁眺。觀美材於山陽。上森蕭。目崇立。下婆娑。而四張。

北堂

曹鈔一百九

嗟雅弄之旨妙。時緬邈。目超倫。

同

汝南鹿鳴。張女尋彈。

文選注賦注

羽扇賦

惟羽扇之攸興，乃鳴鴻之嘉容。產九皋之中澤，邁雍階之天聰。表高義於大易，著詩人之雅章。賴茲翮目內飛，曜羽儀於外揚。於時祝融持運，朱明發揮。奔陽衝布，飛炎赫曦。同熅隆於雲漢，咸慘毒於中懷。爾乃登爽垲，臨甘泉。漱清流，脍玄雲。運輕融，引容與。激清風於自然，披綃衽而入懷。飛羅纓之繽紛，眾坐侃已怡懌。咸捐節，自齊懽。感蕙風之盪懷，詠棘心之所歎。於是暑氣云消，獻酬乃設。停神靜思，且呂永日。妍羽詳迴，清風盈室。動靜揚暉，嘉好越逸。翻翻奕奕，飛景曜日。同儼素於凝霜，豈振鷺之能匹。

藝文類聚六十九

芙蓉賦

并序

川源清徹，羨溢中塘。芙蓉豐植，彌被大澤。朱儀榮藻，有逸目之觀。

初學記二十七引

閩鴻蓮華賦序

乃有芙蓉靈草，載育中川。竦脩幹，亘凌波。建綠葉之規圓，灼若夜光之在玄岫。赤若大陽之映朝雲，乃有陽文脩嫵，傾城之色。揚桂

柶而來遊玩英華于水側納嘉寶兮傾筐珥紅葩已爲飾咸桃夭
而歌詩申關雎已自救嗟雷夷與蘭芷聽鸚鵡而不鳴嘉芙蓉之
殊偉託皇居已發英

茲文類聚
八十二

與劉子雅書

若能控奔駭已接駑乘則力追者萬羣傾修翅已願短翮則歸飛
者如雲

御覽三百
五十六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七十四終

全三國文卷七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吳十三

楊泉

泉字德淵

見音林

吳處士入晉徵爲侍中

見書鈔

不就。有太元經十

四卷。物理論十六卷。集二卷。

五湖賦

并序

余觀夫主五湖而察其雲物。皇哉大矣。巨爲名山大澤。必有記頌之章。故梁山有奕奕之詩。雲夢有子虛之賦。夫具區者。揚州之澤藪也。有大禹之遺迹。疏川導滯之功。而獨闕然。未有翰墨之美。余竊憤焉。敢忘不才。述而賦之。其辭曰。

濬矣大哉。於此五湖。乃天地之玄源。陰陽之所祖。上值箕斗之精。與雲漢乎同模。受三方之灌溉。爲百川之巨都。居揚州之大澤。苞

吳越之具區底功定績蓋寓合圖二語從文選謝朓和王南與長

江分體東與巨海合流太陰之所法立靈之所遊追潮水而往還

通蓬萊與瀛洲爾乃詳觀其廣淡之所極延袤之規方邈乎浩浩

漫乎洋洋西合乎濛汜東苞乎扶桑日月於是出入與天漢乎相

望頭首無錫足蹶松江負烏程於背上懷大吳已當胸四語從水

補左有苞山連已醴瀆岩嶺崔巍穹隆紆曲大雷小雷湍波相逐

四語從水經河水下注按補右有平原廣澤曼延秀薄原隰陂坂各有條格茹

蘆葦亂隱軫肴錯衝風之所去零雨之所薄初學記七

赤檜升棹檀檣細堅御覽七百七十一

鹹鹽白糝雜已菜菓連堀柳鰈積如林丘書鈔一百四十六引兩條

爾乃陳列勛力殖擗是肩□□□□方縛直截書鈔一百四十六

贊善賦

伊善惡之所施乃禍福之為階行德安而保身忘為害而自危故

先民之有作，執溫恭而不虧，云顏冉之遭命，怪禍福之參差，夫二賢之履道，歷千載而見知，身既沒而名存，厥復戚乎何爲？夫死生之有命，非神明之所規，故積善之家，厥福惟昌，積惡之門，必有餘殃，是曰趙武好善，厥胤曰長，三郗好勝，厥身曰亡，古人從善如不及，去惡如探湯，何福德而難值，而禍惡之易當？欽文類聚二十三

養性賦

況性命之幾微，如鴻毛之漂輕。文選任昉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注

蠶賦

并序

古人作賦者多矣，而獨不賦蠶，乃爲蠶賦。金樓子立言篇下御覽八百二十五

惟陰陽之產物，氣陶化而播流，物受氣而含生，皆纏綿而自周，伊夫蠶之爲物，功巨大而弘優，成天子之衮冕，著皇后之盛服，昭五色之玄黃，作四時之單復，是曰王者貴此功焉，使皇后命三宮之夫人，又世婦之吉者，親桑于北宮，二月初吉，遂布令於天下，百辟

兆民使咸務焉。是日仲春之月吉日庚午，既差我馬，惟蠶之祖，編使童男作日童女，溫室既調，蠶母入處，陳布說種，柔和得所，晞用清明，浴用穀雨，爰求柔桑，切若細縷，起止得時，燥溼是候，逍遙偃仰，進止自如，仰似龍騰，伏似虎踞，員身方腹，列足雙俱，昏明相推，日時不居，粵召役夫，築室于房，于房伊何，在庭之東，東愛日景，西望餘陽，既酌日酒，又挹日漿，壺殮在側，敷修在旁，我鄰我黨，我助我康，於是乎蠶事畢矣。大務時成，閣紆卷簿，灑掃宮庭，蠶母須飾，從容自適，至於再宿三日，乃開閭啟房，是瞻是觀，方者四張，員者紆盤，縱者相屬，橫者交連，分薪柴而解著，繭絲互而相攀，競日攀攬，再笑再言，惰者悅而忘懈，劣者勉，日增勤是月也。天子日大率之禮，獻繭于寢廟，皇后親繰三盆，然後辨於夫人世婦，至于百辟卿士，下及兆民，咸趨繰事，爾乃絲如凝膏，其白伊雪，日爲衣裳，冠冕服飾，禮神納賓，各有分職，日給百禮，罔不斯服，夫功也，起於綿。

繡成於翼翼，頌之難周。論之罔極，殷斯勤斯。如何勿憶。蘇文類聚六十五

織機賦

伊百工之爲技，莫機巧之最長。似人君之列位，象百官之設。張立匡廓之制度，如城隔之員方。應萬機已布，錯實變態之有章。是已孟秋之月，首殺庶物。工民呈材，取彼椅梓。貞幹修枝，名匠騁工。美乎利器，心暢體通。膚合理同，規矩盡法。因事作容，好無不媚。事無不供，于是乎女工就。素絲輕貫，綜紀簡姦。清織女揚聲，美乎如芒。麗姿妍雅，動有令光。足閑蹈躡，手習檻匡。節奏相應，五聲激揚。濁者含宮，清者應商。和聲成柔，慷慨成剛。屈申舒縮，沈浮抑揚。開已厭間，闔已高梁。進已懸魚，退已俠強。氣變相應，陰感乎陽。儼俛不及，進卻頡頏。事物之宜，法天之常。既合利用，得道之方。蘇文類聚六十五

草書賦

惟六書之爲體，美草法之最奇。杜垂名於古昔，皇著法乎今斯。字

要妙而有好勢奇綺而分馳解隸體之細微散委曲而得宜在楊柳而奮發似龍鳳之騰儀應神靈之變化象日月之盈虧書縱竦而值立衡平體而均施或斂束而相抱或婆娑而四垂或攢翦而齊整或上下而參差或陰岑而高舉或落籜而自披其布好施媚如明珠之陸離發翰攄藻如春華之楊枝提墨縱體如美女之長眉其滑澤看易如長溜之分歧其骨梗強壯如柱礎之不基斷除弓盡如工匠之盡規其芒角吟牙如嚴霜之傳枝眾巧百態無不盡奇宛轉翻覆如絲相持

藝文類聚七十四

請辭

古不墓祭葬于中原而廟在大門裏不敢外其親平明出葬日中反虞不敢一日使神無依也迨周衰禮廢立寢於墓漢興而不改自先帝衣冠四時與水進果實而禘祫祭祀皆于宗廟及其末因寢之在墓咸往祭焉蓋由京師三輔西豪大姓力強財富婦女瞻

侈車兩相迫，猶止墓下。連日厭飫，遂以成俗。迄于今日，夫死者骨
肉歸乎土神，而有靈豈肯守夫敗壞而在草莽哉。御覽二百五十六

嚴隱

隱字仲弼，吳郡人。舉賢良爲宛陵令。吳平去職。見世說賞譽篇注

答陸士龍書

奉詠美旨，流風綽遠。復禮興仁，命世之作。獲尙齒之，況無高賢之
報。抱此永懷，愧歎何有。君子弘道，厚文無施。是用釋筆，歸于神要。

陸雲集嚴宛陵答

列女

孫仲奇妹

仲奇妹未詳。梅鼎祚曰：爲吳時人當攷。

臨亡書

鏡與粉盆與盃香奩與若，欲其行身如明鏡，純如粉，譽如香。御覽七百

七十
關名

上言臨平湖開通

臨平湖自漢末穢塞今更開通又于湖邊得石函函中有小石青
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作皇帝字

水經瀕江水注天璽元年吳郡上言于是改天冊爲天璽

元
年
奏改年

昔武王伐紂有赤烏之祥君臣觀之遂有天下聖人書策載述最
詳者目爲近事既嘉親見又明也

吳志大帝傳羣臣奏

奏修郊祀議

頃者嘉瑞屢徵遠國慕義天意人事前後備集宜修郊祀曰承天
意

吳志大帝傳注引江表傳曰羣臣曰禮未郊祀奏議云云

重奏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曰天下爲家。昔周文武郊於鄠，繚非必

中土。吳志大帝傳注引江表傳又見宋書禮志三

復奏。

伏見漢書郊祀志，匡衡奏徙甘泉河東郊於長安，言文王郊於鄠

同上

奏武昌宮材不堪用。

武昌宮已二十八歲，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更伐致。同上注引江表傳有司奏

云。

奏撿察胡人。

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恆，事應撿察。高僧傳一赤烏中有司奏

玉匱針經序。

呂博少，呂醫術知名，善診脈論疾，多所著述。吳赤烏二年爲太醫

令，撰玉匱針經及注八十一難經，大行於代。綱覽七百二十四

柑頌

厥苞甘橘精者曰柑削彼金衣咽茲玉液甘踰萍實冷亞冰壺近
 唾齋相進不剖之實遠笑魏君逢裂牙之味頌曰宗炳煌煌嘉寶
 磊如景星南金其形隨珠

藝文類聚八十六廣志曰陽曲為成都郡文學條云吳有餘甘金衣包品之讚

云云

曹瞞傳

魏志武帝紀注云吳人作

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於惇為從父兄弟

太祖少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之於嵩太祖患之後
 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喞口叔父怪而問其故太祖曰卒中惡風
 叔父曰告嵩嵩驚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問曰叔父言汝中
 風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嵩
 自後叔父有所告嵩終不復信太祖於是益得肆意矣

太祖初入尉廩繕治四門造五色棒縣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

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後數月靈帝愛幸小黄門蹇碩叔父夜行
卽殺之京師斂迹莫敢犯者近習寵臣咸疾之然不能傷於是其
稱薦之故遷爲頓上令

公聞攸來跳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旣入坐謂公
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公曰尙可支一歲攸曰無是
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實也
公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爲之柰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
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
烏巢屯軍無嚴備今已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
袁氏自敗也公大喜乃選精銳步騎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
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略
後軍遣兵已益備聞者信已爲然皆自若旣至圍屯大放火營中
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眭元進騎督韓宮子呂威

瑣趙叡等首，割得將軍漙于仲簡鼻未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脣舌，示紹軍。將士皆怛懼。時有夜得仲簡將，詣麾下。公謂曰：「何爲如是？」仲簡曰：「勝負自天，何用爲問乎？」公意欲不殺，許攸曰：「明旦鑿于鏡，此益不忘人，乃殺之。」

遺候者數部，前後參之。皆曰：「定從西道。」已在邯鄲，公大喜。會諸將曰：「孤已得冀州，諸君知之乎？」皆曰：「不知。」公曰：「諸君方見不久也。」時寒且旱，二百里無復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曰爲糧，鑿地入三十餘丈，乃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眾莫知其故，人人皆懼。公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曰僥倖，雖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曰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曰相賞，後勿難言之。

公將過河，前隊適渡，超等奄至，公猶坐胡牀不起。張郃等見事急，共引公入船，河水急，比渡，流四五里，超等踰追射之，矢如雨下。諸將見軍敗，不知公所在，皆惶懼。至見乃悲喜，或流涕。公大笑曰：「今

日幾爲小賊所困乎。

時公軍每渡渭輒爲超騎所衝突營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
婁子伯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爲城呂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從
之乃多作繯囊以運水夜渡兵作城比明城立由是公軍盡得渡
渭。

公遣華歆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匿壁中歆廢戶發壁牽后出帝
時與御史大夫鄒慮坐后被髮徒跣過執帝手曰不能復相活邪
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時也帝謂慮曰鄒公天下寧有是乎遂
將后殺之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

爲尙書右丞司馬建公所舉及公爲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謂建
公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舉大王時適可尉耳王大笑
建公名防司馬宣王之父。

是時南陽間苦繇役侯音於是執太守東里襃與吏民共反與關

羽連和南陽功曹宗子卿往說音曰足下順民心舉大事遠近莫不望風然執郡將逆而無益何不遣之吾與子共戮力比曹公軍來關羽兵亦至矣音從之卽釋遣太守子卿因夜踰城亡出遂與太守收餘民圍音會曹仁軍至共滅之

桓階勸王正位夏侯惇曰爲宜先滅蜀蜀亡則吳服二方既定然後遵舜禹之軌王從之及至王薨惇追恨前言發病卒

王使丁蘇越徙美梨掘之根傷盡出血越白牀王躬自視而惡之曰爲不祥還遂寢疾

太祖爲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日達夕被服輕綺身自佩小鞞囊曰盛手巾細物時或冠恰帽曰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曰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泔巾幘其輕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諸將有計畫勝出已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怨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輒對之垂涕嗟痛之終無

所活初袁忠爲沛相嘗欲曰法治太祖沛國桓邵亦輕之及在兖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忠邵俱避難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盡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謝於庭中太祖謂曰跪可解死邪遂殺之常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付麥曰相持於是太祖馬騰入麥中救主簿議罪主簿對曰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曰帥下然孤爲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援劍割髮曰置地又有幸姬常從晝寢枕之臥告之曰須臾覺我姬見太祖臥安未卽寤及自覺棒殺之常討賊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曰小斛曰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眾太祖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曰厭眾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其酷虐變詐皆此類也

歷陽山石文

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大平始

吳志孫皓傳

吳九真太守谷朗碑

府君諱朗字義先桂陽耒陽人豫章府君之曾孫公府君之孫郎中君之子也其先世自顓頊益爲舜虞賜姓嬴氏至于靡子封於秦谷因而氏焉君承洪原之清流稟奕世之高素履道思順德行純備三歲喪母十一亡父獨與弟居承奉繼親和顏悅色孝友溫恭曾閔之操君其蹈焉弱冠仕郡歷右職守陽安長淑問宣流遂升王府除郎中尙書令史郡中正遷長沙劉陽令播渥惠旨育物垂仁恩旨布化莅政未期徵拜立忠都尉尙書郎靖密樞機名冠眾僚遷部廣州督軍校尉正身率下不畏彊禦流清蕩濁萬里肅威功成辭退拜五官郎中遷大中正平衡清格彝倫攸敘于岿交州竊邑叛國戎車婁喪干戈未戢帝思俾乂訓咨羣司僉旨君往部南州威恩素著遷九真太守君稟明德所歷垂勳宜延遐紀光

讚皇家如何不永春秋五十有四鳳皇元年四月乙未寢疾而卒
嗚呼哀哉凡百君子莫不嗟痛乃立碑作頌片顯行績其詞曰於
鏢府君稟性玄通積行闡闢九族睦靡羽儀上京德與雲騰入蹈
丹輝夙夜靖恭出撫黎民風移俗興名參豹產勳齊往蹤當永黃
耆翼佐帝庸昊天不弔哲人其終濟濟縉紳靡瞻靡宗勒茲玄石
永光無窮碑本

天發神讖碑

上天帝言天□□□□□□□□□□下步考日月闕帝曰大
吳一□萬方甲午丙日□□□□□□才仁中考予□八元示考山川

天發神讖文

天璽元年泰月己酉朔十四日壬□□□武中郎將丹陽□□□
□□□□□□□然發刻廣省□乃是天讖廣多□未解解者十

二字曰秦月廿三日遣□□解文字令史建忠中郎將會稽陳治
□□□解十三字治復有□未解曰八月一日詔遣中書郎行大
將軍裨將軍關內侯九江費穹行視更得□二字合五十秦字穹
與西部校尉姜□□絡典校臬儀備□梅允章咸李楷賀□吳寵
建業丞許□尉番約等十二人吏從並共觀視深甄歷□永歸大
吳上天宣命昭太平文字炳服天□在諸石上故就□□□□刊
銘敷垂億下

蘭臺東觀令□□□□□吳郡□□巧工九江朱□□□□

□□□江東□□功東海夏侯下碑本案許嵩建康實錄注

吳錄並云其文東觀令華嚴作今按吳志華嚴傳天冊元年己微
禮免數歲卒此碑立于天璽元年則東觀令非華嚴也朱彝尊亦
言未可遽信故

禪國山碑

上之□□□于茲格于上下光被八幽蟻飛頓動無不歸仁是故

有九青貌白虎丹鸞彩口鳳廿有二白鹿白麕白麋白兔卅有二
白雉白鳥白鵲白鳩弋十有九赤鳥赤雀廿有四白雀白燕廿有
黍神魚吐書白鯉騰舫者二靈絮神蠶彌被原野者三嘉禾秀穎
甘露凝液六十有五殊榦連理六百八十有三明月火珠璧流離
卅有六大貝餘蜃餘泉黍十有五大寶神璧水青穀璧卅有八玉
燕玉羊玉鳩者三寶鼎神鐘神鑿夔祝神器卅有六石室山石閭
石印封啟九州吉發顯天識彰石鏡光者弋十有弋神口頌歌廟
靈口示者三畿民惟紀湖澤閩通應識合謠者五神翁神僮靈母
神女告徵表祥者卅有黍靈夢啟識神人授書著驗口口者十祕
記讖文玉版紀德者三玉人玉印文采明發者八玉口王琯玉瓊
玉玦玉鉤玉稱殊輝異色者卅有三玉尊玉盞玉盤玉罍清絜光
曜者九孔子河伯子冒王口寔言天平陸成天子出東門鄂者四
大賢司馬微虞翻推步圖緯甄覆收緘發事與運會者二其餘飛

行之類植生之倫希古所觀命世殊奇不在瑞命之篇者不可稱而數也於是旃蒙協洽之歲月次陞訾之口日惟重光大淵獻行年所值實惟茲歲帝出虛震周易實著遂受上天玉璽文曰吳眞口帝玉質青黃觸理洞徹對受祇筵夙夜惟寅夫大德宜報大命宜彰乃日柔兆涖灘之歲欽若上天月正革元郊天祭地紀號天璽用彰明命于是丞相沈太尉璩大司徒燮大司空翰執金吾脩城門校尉歆屯騎校尉悌尚書令忠尚書昏直晃昌國史瑩嚴等僉已爲天道元嘿日瑞表眞今眾瑞畢至三表納貢幽荒百蠻浮海慕化九垓八埏罔不被澤率按典繇宜先行禪禮紀勒天命遂於吳興國山之陰告祭刊石日對揚乾命廣報坤德副慰天下喁喁之望焉中書東觀令史立信中郎將臣蘇建所書

碑本又雲麓漫鈔又荆溪

外紀

釋氏

支謙

謙字恭明一名越大月支人世居中國獻帝末奔吳吳主權已
爲博士使侍太子登登卒去隱宮隆山至廢帝時卒

合微密持經記

此經凡有四本三本並各二名一本三名備如後列其中文句參
差或梵或漢音殊或隨義制語各有左右依義順文皆可符同所
爲異處後列得法利三乘階級人數及動地雨華諸天妓樂供養
多不悉備意所未詳一本一名無量門微密之持二名成道降魔
得一切智此一本名行於世爲常舊本一本一名阿難陀目佉尼
呵離陀羅尼一名疾使人民得一切智一本一名無端底門總持
之行二名菩薩降御諸魔堅固於一切智一本一名出生無量門
持二名一生補處道行三名成道降魔得一切智此本備明法利
及動地妓樂事四本皆各標前一名於經首第二第三名不己題

經也。後舍利弗請名佛說名皆備如前列。

釋藏
對七

法句經序

曇鉢偈者。眾經之要義。曇之言法。鉢者句也。而法句經別有數部。有九百偈。或七百偈。及五百偈。偈者經語。猶詩頌也。是佛見事而作。非一時言。各有本末。布在諸經。佛一切智。厥性大仁。愍傷天下。出與于世。開現道義。所已解人。凡十二部經。總括其要。別爲數部。四部阿鉢。佛去世後。阿難所傳。卷無大小。皆稱聞如是。處佛所在。究暢其說。是後五部沙門。各自鈔眾經中四句六句之偈。比次其義。條別爲品。于十二部經。靡不斟酌。無所適名。故曰法句。夫諸經爲法言。法句者。猶法言也。近世葛氏傳七百偈。偈義致深。譯人出之。頗使其渾。惟佛難值。其法難聞。又諸佛興。皆在天竺。天竺言語。與漢異音。云其書爲天書。語爲天語。名物不同。傳實不易。唯昔安調安侯世高。都尉佛調。釋梵爲漢。實得其體。斯已難繼。後之傳者。

雖不能審猶尙貴其實粗得大趣始者維祇難出自天然已黃武
三年來適武昌僕從受此五百偈本請其同道竺將炎爲譯將炎
雖善天竺語未備曉漢其所傳言或得梵語或已義出音近於質
直僕初嫌其爲詞不雅維祇難曰佛言依其義不用飾取其法不
已嚴其傳經者令易曉勿失厥義是則爲善座中咸曰老氏稱美
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明聖人意深邃
無極今傳梵義實宜徑達是已自偈受譯人口因順本旨不加文
飾譯所不解卽闕不傳故有脫失多不出者然此雖詞朴而旨深
文約而義博事均眾經章有本故句有義說其在天竺始進業者
不學法句謂之越序此乃始進者之鴻漸深入者之奧藏也可已
啟蒙辯惑誘人自立學之功微而所包者廣實可謂妙要也哉昔
傳此時有所不出會將炎來更從諮問受此偈等復得十三品并
校往古有所增定第其品目合爲一部三十九篇大凡偈七百五

十二章都凡一萬四千五百八十字庶有補益共廣聞焉釋載所

七一案此序無撰人名佛僧補出三

藏記集嚴佛調傳知是支謙所作

康僧會

會天竺人幼隨父居交阯年十餘出家其先康居人因謂之康僧漢末人吳吳主權召爲博士赤烏中居建初寺造舍利塔中國有寺塔自此始天紀四年吳平尋卒

法鏡經序

夫心者眾法之原臧否之根同出異名禍福分流曰身爲車曰家

爲國周旋一作遊十九稟無勸息家欲難足猶海吞流火之獲薪六

邪之殘已甚干瘵藜網之賦魚矣女人佞等三魁其善偽而信寡

斯家之爲禍也尊邪穢賤清真連叢瑣謗聖賢興獄訟喪九親斯

家之所由矣是曰上士取其穢懼其厲爲之懾懾如也默思遁邁

猶明哲之避無道矣鬚髮毀容法服爲珍靖處廟堂練情攘穢懷

道宣德開

一作閻

導聲警或有隱處山澤漱石枕流專心滌垢禪與

道俱志寂齊平無名明化周平羣生賢聖競平清淨稱斯道曰大

明故曰法鏡騎都尉安玄臨淮嚴浮調

一作佛調

斯二賢者年在束龔

一作龔

龔弘志聖業鉤深致遠窮神達幽愍世蒙惑不覩大雅竭思譯

傳斯經景謨都尉口陳嚴調筆受言既稽古義又微妙然時干戈

未息志士莫敢或違大道陵遲內學者寡聞覩其景化可曰拯塗

炭之尤險然義壅而不達因閑竭愚爲之注義喪師歷載莫由重

質心憤口惟停筆愴如道遠慕聖涕泗并流今記識闕疑俟後明

哲庶有暢成曰顯三寶矣

釋戒服八又跡六

安般守意經序

夫安般者諸佛之大乘曰濟眾生之漂流也其事有六曰治六情

情有內外眼耳鼻舌身心謂之內矣色聲香味細滑邪念謂之外

也經曰諸海十二事謂內外六情之受邪行猶海受流俄夫受飯

蓋無滿足也。心之溢溢無微不泐。恍惚髣髴出入無間。視之無形。聽之無聲。逆之無前。尋之無後。深微細好。形無絲髮。梵釋僊聖。所不能照。明默種子。此化生乎。彼非凡所覩。謂之陰也。猶曰晦暝種。夫粲芬一作深芬闔手獲種。孽有萬億。苟人不覩其形。種家不知其數也。一朽乎下。萬生乎上。彈指之間。心九百六十轉。一日一夕十二億意。意有一身。心不自知。猶彼種夫也。是曰行寂。擊意著息。數一。至十。十數不誤。意定在之。小定三日。大定七日。寂無他念。怕然一作泊然若死。謂之一禪。禪棄也。棄十三億穢念之意。已獲數定。轉念著隨。翫除其人。正有二意。意定在隨。由在數矣。垢濁消滅。心稍清淨。謂之二禪也。又除其一。注意鼻頭。謂之止也。得止之行。三毒四走。五陰六冥。諸穢滅矣。巽然心明。踰明月珠。姪邪汗心。猶鏡處泥穢。垢汗焉。偃曰照天。覆曰臨土。聰徹聖達。萬土臨照。雖有天地之大。靡一夫而能覩。所曰然者。由其垢濁。垢垢汗心有踰彼鏡矣。若得

良師剗刮瑩磨，薄塵微障，使無餘舉之目，照毛髮面理，無微不至。垢退明存，使其然矣。情溢意散，念萬不識一矣。猶若於市馳心，放聽廣采，眾音退，冥存思不識一夫之言。心逸意散，濁翳其聰也。若自閑處，心思寂寞，志無邪欲，側耳靖聽，萬句不失，片言斯著，心靖意清之所由也。行寂止意，懸之鼻頭，謂之三禪也。還觀其身，自頭至足，反覆微察，內體惡露，森楚毛豎，猶覩膿涕於斯。冥照天地人物，其盛若衰，無存不亡，信佛三寶，眾冥皆明，謂之四禪也。攝心還念，諸陰皆滅，謂之還也。穢欲寂盡，其心無想，謂之淨也。得安般行者，厥心即明，舉明所觀，無幽不覩。往無數劫方來之事，人物所更，現在諸刹，其中所有，世尊法化，弟子誦習，無還不見，無聲不聞，恍惚髮鬚，存亡自由。大彌八極，細貫毛釐，制天地，住壽命，猛神德，壞天兵，動三千，移諸刹，入不思議，非梵所測，神德無限。六行之由也。世尊初欲說斯經時，大千震動，人天易色，三日安般，無能質者。

于是世尊化爲兩身。一曰何等。一曰尊主。演于一作斯義出矣。大士上人六雙十二輩。靡不執行。有菩薩者安清。字世高。安息王嫡后之子。讓國與叔。馳避本土。翔而後集。一作遂處京師其爲人也。博學多識。貫綜神模。七正盈縮。風氣吉凶。山崩地動。針脈諸術。擗色知病。鳥獸鳴啼。無音不照。懷二儀之弘行。愍黎庶之頌闇。先挑其耳。御啟其目。欲視聽之明也。徐乃陳演正眞之六度。譯安般之祕奧。學者鹿興。靡不去穢濁之操。就清白之德者也。余生未蹤。始能負薪。考妣徂落。三師凋喪。仰瞻雲日。悲無質受。瞻言願之。潸然出涕。宿祚未沒。會見南陽。韓林。潁川。皮業。會稽。陳慧。此三賢者。信道篤密。執德弘正。烝烝進進。志道不倦。余從之請問。規同矩合。義無乖異。陳慧注義。余助勘酌。非師不傳。不敢自由也。言多鄙拙。不究佛意。明哲眾賢。願共臨察。義有臆膺。加聖刪定。共顯神融矣。據

椒一。又跋六。
又略見卷四。

僊道

葛玄

玄字孝先丹陽句容人大帝時方士

道德經序

御覽作五
十文序

老子體自然而然生乎太無之先起乎無因經歷天地終始不可稱載終乎無終窮乎無窮極乎無極故無極也與大道而淪化爲天地而立根布炁于十方抱道德之至浩浩浩蕩蕩不可名也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成功淵乎其不可量堂堂乎爲神明之宗三光恃日朗照天地稟已得生乾坤運已吐精高而無民貴而無位覆載無窮闡教八方諸天普弘大道開闢已前復下爲國師代代不休人莫能知之匠成萬物不言我爲玄之德也故眾聖所共尊道尊德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惟老氏乎周時復託神李母剖左腋而生生卽皓然號曰老子老子之號因玄而出在天地之

先無衰老之期故曰老子世人謂老子當始於周代老子之號始於無數之劫其窈窕冥眇邈久遠矣世衰大道不行西遊天下關令尹喜曰大道將隱乎願爲我著書於是作道德二篇五千文上下經焉夫五千文宣道德之源大無不包細無不入天人自然經也余先師有言精進研之則聲參太極高上遙唱諸天歡樂則攜契玄人案御覽作精思遠感而上達則太上運真人下授希微之旨靜思期真則眾妙感會內觀形影則神炁長存御覽作體洽道德則萬神震伏御覽作百常存禍滅九陰福生十方安國寧家孰能知乎無爲之文滂之不辱飾之不榮撓之不澀澄之不清自然也應道而見傳告無窮常者也故知常曰明大道何爲哉弘之由人所曰尊妙可不極精乎粗述一篇唯有道者寶之老子河上公注本又略見御覽六百六十

鬼神

宮亭湖廟神

神未詳

譴責陳敏敘

陳敏許我銀杖今已塗杖見與便投杖水中當送呂還之欺蔑之

罪不可容

御覽七百十引述異記陳敏孫皓之世爲江夏太守過宮亭廟乞在任安穩當上銀杖一枚年限既滿作杖擬

呂還廟揮鐵爲幹呂銀塗之尋徵爲散騎常侍往宮中送杖巫宣神敘曰云云敏舟遂覆又見太平廣記二百九十三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七十五終